北夢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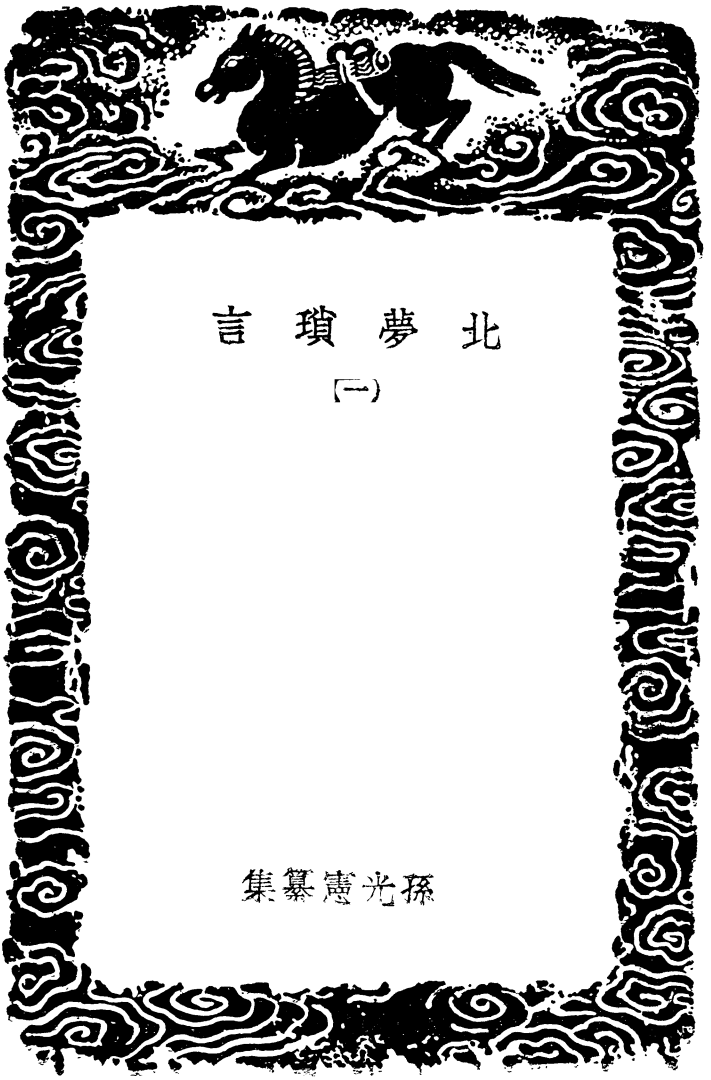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夢瑣言

(一)

孫光憲纂集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史稗海雅雨堂叢書皆收有此書歷代本僅一卷非全帙稗海雅雨皆爲二卷本稗海失眞雅雨據舊藏本犁然完具故據以排印

北夢瑣言序

陵州孫氏光憲。當有唐之季。避地荆南。爲高從誨從事。作瑣言二十卷。取左傳田於江南之夢。荆江故在其北。乃以北夢名篇。其書皆唐氏賢哲言行。暨五代十國之事。蓋光憲嘗從楊元登玭遊。元登多聞。因資取其說而爲之。唐自廣明以後。文獻莫徵。五代之際。記載多闕。得此書。猶可考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奉勅撰廣記五百卷。采瑣言尤多。前明商氏刻稗海。亦有是書。殊失本眞。茲得林屋葉石君萬收藏本。石君又得之吳方山岫。於是孫氏之書。犂然完具。余恐其日久散佚。特爲刊布。用廣舊聞。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又嘗著續通歷十卷。平生詩文。名鞏湖編玩。皆不傳。爲可惜也。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北夢瑣言序

唐自廣明亂離。祕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朝野遺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宦於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玭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渚宮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二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聞事不迨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篋篋。爰因公退。咸取編連。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卽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北夢瑣言目錄

卷第一

宣宗稱進士
鄭光免稅
鄭氏女廬墓
駁杜預
牛僧孺奇士
劉三復記三生事
魏文貞公笏

卷第二

皮日休獻書
駱山人告王庭湊
高駢開海路（王審知開海附）
文宗重王起
李太尉英俊
再興釋教
日本國王子基
李太尉抑白少傅
令狐滈預拔文解
禿角犀

宰相怙權（溫庭筠附）
授任致寇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松落花事附）

卷第三

盧肇爲進士狀元
段相踏金蓮夏侯相附
杜邠公不恤親戚
王文公叉手睡司空圖附
李氏瑞槐趙令公檮棗附
王中令鐸拒黃巢
李勳尚書發憤趙觀文附
韋宙相足穀翁
吳行魯溫溲器厲圖南附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不肖子三變
陳會螳蜋賦
趙大夫號無字碑張策附

卷第四

戲改畢誠相名
李固言相國爲柳表所誤
李光顏太師選佳壻
河中餞劉相瞻
高太尉決禮佛僧
路侍中巾裹
鄭愚尚書錦半臂
李當尚書竹籠崔珏子附
崔侍中省刑獄
杜審權相斥馮涓
薛保遜輕薄
劉僕射荔枝圖

趙令公紅拂子
孫偓相通簡
孫揆尚書鋸解劉知後附
諸重德好尚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哭麻劉舍人事
陸扆相六月及第盧光啓附
破天荒解
張濬相破賊
西嶽神弊張簾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温李齊名
崔禹昌不識牛
卷第五
令狐公密狀木團頭附
薛氏子具軍儀
柳玭大夫賞牟犨
崔允相腋文
畢舅知分蜀楊會附
妖人爲稱陳帝師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吳融侍郎文筆
成令公爲蛇繞身
薛澄州弄笏羅九皐附
柳婢識蓋巨源
祖系圖進士牓
崔氏女失身爲周寶妻末山尼盧氏女附
張曙戲杜荀鶴
李遠譏曹唐

中書蕃人事
韋尚書鑒盧相
陳陶癖書
淮浙解紛詔
沈蔣人物
薛少師拒中外事
成令公和州載
章魯封不幸
閉門避蠻王先主附
張道古題墓
羅衮不就西川辟李頻黃匪躬附
符載侯翮歸隱趙蕤附
卷第六
吳湘事劉漢宏附
韋氏女配劉謙事
徐相譏成中令
薛逢賞王助
陽朔山水
吳融天幸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楊晟義母安師建附
韋太尉伐西川
裴氏再行竇常登尚書附
高太尉機詐
敍巢居子
高測啓事韓昭附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雙峯禪師文如海道士附
田布尚書傳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侯昌業表
陸相公勸酒事朱進士酒狂東皐子劉虛白附
田軍容檄韋太尉
李羣玉輕薄事韋沆李璩附
劉蛻奏令狐相
顏給事墓銘
白太傅墓誌盧鄭二相附
羅昇降方干附
杜荀鶴入翰林平曾賈島附
孫內子蕭惟香附
卷第七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來鵬詩沈光楊敬之附
盧詩三遇
同昌公主事
李常侍遇道術
裴鄭立襄王事
朱李驟進
以歌詞自娛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陸龜蒙追贈薛許州附
李磎行狀梁補闕附
內官改創職事竇給事附
李琪書樹葉
樂工關小紅石漾附
鄭綮相詩李程附
李學士賦讖劉昌美偉附
李涪行文卷皮日休莊布附

鄭準集軍書
王超牋秦石欽若許存附
高崇文相國詠雪
高蟾以詩策名胡曾羅隱附
梁震無祿
曹相夢剃度
劉道濟幽窻夢
卷第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三朝士以名取戲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盧沆遇宣宗私行賈島附
張曙起小悼
荆十三娘義俠事
卷第九
鄭準譏陳詠
李商隱草進劍表蜀庾傳昌附
洞庭湖詩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
韋杜氣槩李頻附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元德感
孫僕射酹酒裴迪附
張仁龜陰責
侯泳忤豆盧相
顧非熊再生
張裼尚書無忌諱
李當尚書亡女魂

孟宏微躁妄
劉山甫題天王
刺血寫經僧
白蓮女惑蘇昌遠
雲芳子魂事李茵
高燕公神筆
李氏女
李涪尚書改切韻
王給事剛鯁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卷第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僧靈附）
劉李愚甥
孔侍郎借油衣
京兆府鵝挽鈴
楊收相報楊元价
韋宰相功德驗（陳徵附）
成令公擲杯琰事
柳鵬舉誘五絃妓
芻靈祟
魚元機（徐月英附）
馮藻慕名
穆李非命
裴楊操尚
張興師決門僧
張翺輕傲（李堅白蔣貽恭附）
李鵬遇桑道茂
前賢戲謂
天帝召棊客

新趙意醫
非意致禍
薛準陰誅
王迪車輾事
嚴軍容猫犬怪
李昌符詠婢僕
卷第十一
張直方譽裴休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張金吾威勢取術
申屠別駕術禍
李璧尚書戮律僧
關三郎入關
垂血淚
療疑病
崔樞食龍子
崔雍食子肉（李佰蘇循附）
杜孺休種青蓮花
竇家酒炙地
鍾大夫知命丹效
薛侍郎紙裹鷂子
程賀爲崔亞持服
夏侯相以術而殂
蔡畋虛誕（何法成附）
宗小子藥妖
崔元亮降雲鶴（趙鴛仙梁威儀附）
希慕求進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子附）

卷第十二
盧藩神俊
張氏子斃壁魚
楊寅疑相術（李嵩附）
柳氏子幞頭腳（許承傑李思益附）
張林多戲
王潛司徒燒紙錢（秦威儀附）
張璟爲靈廟草奏
斬杜氏山岡事（鮮于仲通唐氏殿氏附）
卷第十三
草賊號令公
鄭文公報恩
孟方立陳桑梓禮（羅虬附）
李全忠盧生三節
卷第十四
楊收不學仙
柳大夫不受潤筆（李德陽附）
楊鑣偶大姑神（史光澤附）
鐵補闕貞濬
沈尚書非命（劉建封附）
崔從事爲廟神賜藥（李氏土地神附）
滻水神正直
鼠狼智
王重榮逐兩帥
韓簡聽書（李茂貞附）
雷電救王鎔
張建章泛海遇仙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儒將成敗
韓建始終
神告羅宏信（子紹威附）
卷第十五
披褐至殿門
韓建賣李巨川
朱令公爲昭宗攏馬
請殺德王
誣何太后
秦宗權訴不反
卷第十六
以酒致禍
朱瑾殺兄
朱延壽妻王烈女
三鎮擁兵殺二相
外藩從事於東一作本省上事
孔緯惜鹽鐵印
燕王劉仁恭異夢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天子賜勳臣詩
昭宗遇弒
謀害衣冠
爲堂叔母侍疾
李靡雲擲鉢從事
蜀使洪飲
馬景設詐
木星入斗

木中異文
春磨寨
梁祖夢丁會
梁祖圍棗強事
卷第十七
梁祖爲傭保
朱邪先代
李習吉溺黃河
宦官陰謀
劉鄩忠于舊主
晉世子入覲賜瀲瀡酒器
魏博衙軍
卷第十八
楊千郎
明宗不伐
薛貽矩畫讚
梁祖脫難
殿棟折墜
仇殷召諜
梁祖張夫人
親王拜蕃侯
周式抗梁祖
晉王上源驛遇難
駁昭宗謚號
鄴王偷江東詩
縛驢戴旗
娠子能語
明宗獨見

莊宗諸弟遇害
明宗誅諸兒
無官酬勳
明宗睿相
誅不孝
卷第十九
玉界尺
老益貪
擊碎舍利
降龍大師
姚洪忠烈（夏魯奇附）
戲蕭希甫
明宗戒秦王
明宗不樂進馬（張虔釗附）
明宗諷孟鵠
劉皇后笞父
韓伊二妃（夏夫人附）
明宗命相
明宗惡貪吏
安重誨枉殺任圜
周元豹
解元龜進詩
崔協對敭
魚目爲舍利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明宗獎馮道
詼諧所累
康澄章疏
戮丁延徽

卷第二十
見馬撫髀
因事納諫
沈徽曲江吟 附溫顒
王氏子知前生
于何博士 高諷附
中令忍欲 王彥章附
孫卿齋
休公眞率
受賂曲法
秦王輕佻
姜誌認父
舒溥三斥三遇
韋巽詆鈍 周仁矩附
何見鬼
馮見鬼

北夢瑣言卷第一

五代　富春孫光憲纂集

宣宗稱進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鄉貢進士李某。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擊毬鬬雞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陛下。易作舉子。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貴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

其賦。爾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葆光子同寮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爲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寮胡爲。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史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卽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奬。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元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元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鎭。收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內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且孝。誠可嘉

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墓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棊。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棊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涼。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棊。其力粗贍。安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始一作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棊。何不獻效、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鋌獲免。良可笑也。

駁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

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睹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陳工部義同。葆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一作或）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一作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爲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爲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衞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卽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擊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鎭。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

諡。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諡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儒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衞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滈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在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閹宦。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掎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巖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王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構。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

崔神樾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禿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幾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敦厖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多不錄時人號爲禿角犀凡莅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己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委舍人善爲之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第二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蹴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其子爲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壘上疏。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

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誚於人。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温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荊。以三才子怨望。卽知綯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卽王武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

授任致寇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南

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荊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鬬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爲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爲一川肉時有踐卒回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潁川綠吟此詩有以見一作知失於授任爲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王審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纜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榮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爲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卽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湯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卽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爲天威路實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貧一作者公乘億賦詩三二一作百首人多書於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詩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聒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

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日(一作田)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一句云科松爲蔭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愚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恥(一作恐)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鬻蔬未有祿代耕豈空器而爲養安可忘甘苦不迨晨昏今之世祿薄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其狗廐少(一作猶)歉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三

盧肇爲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牓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畢誠相名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爲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鬻賈之子。請改爲誠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蓮 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飡。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閻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覘之。鄴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荊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爲柳表所誤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惟一作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郤。固不能爲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爲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殕。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未嘗薦賢。時號禿角犀。

李光顏太師選佳壻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弥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壻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冀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君一作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王特尚書與太師宅重疊姻戚常語之

王文公叉手睡司空圖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盧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飫飥麵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說因召一牓人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榻後爲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爲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餞劉相瞻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

脩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飧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山一作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卽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王屋匡一上人綴話之

李氏瑞槐趙令公檮棗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鎭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有檮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也一作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棗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瓌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於長陽宰康張甚詳悉也

高太尉決禮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駐鎭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

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爲寨。陵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得於資中處士王迨。

王中令鐸拒黃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鎭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鎭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汚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勅黜一作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在其中也。黃巢起廣州。自號義軍百萬。都統上奏。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儻便歸降。必有陞奬。朝廷恥笑。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鎭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腳。以異於衆也。閭巷有衣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見傖家者謂屠者生一作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鎭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

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於倡樓也

李勳尚書發憤（趙觀文附）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進脩因舍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閑居恐妨令子脩進爾後果策名第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八座事得王屋山僧匡一甚詳近代進士趙觀文桂州小軍杜狀元及第乃才舉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歷清顯聲稱烜赫（一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眞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授使（一作）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滎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蓋杜征南蛇吐之類

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

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尙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李當尙書竹籠（崔珏二子附）

唐李當尙書鎭南梁日。境內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篾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一作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也。崔珏侍御家寄荊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荊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吳行魯溫溲器（厲圖南附）

唐吳行魯尙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愼。每夜溫溲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廝僕之役。乃脫屨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鎭節旄。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

厲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魯欲延辟之。圖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翦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戮（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温顏恤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觴膾炙之屬皆逼眞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宅使堂前夷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不審是隱者爲復是漁師莫曉其端倪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卽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一作中）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以時（一作報本）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喻也

杜審權相斥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牓中文譽最高是歲暹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

之辟告之。滎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霸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偏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荊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蠹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蠹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爲浮薄。相國夏侯孜（一作公）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閫。薛監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一作公）出鎮。魏相搴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爲此輩笞撻。又觀優云。緋胡折窄（一作推窄）莽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爲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亭。迴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澧州老軍將周譞。舊曾服事。備言之。）

陳會螳娘賦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埽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脩進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餱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蜋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閭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子壻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賈馬一作饌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又鎮番禺效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顯俟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張策附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眞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己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棄覓爲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第四

趙令公紅拂子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勳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瞿。但有顰蹙。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俛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龍官乞與眞拋卻。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爲龍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囊鞬。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八座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爲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偓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人許己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斷

僕輩紛詬毆曳。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卽方寸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

相國曾乘軺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棲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嶽。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罹穀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玭大夫賞牟麐

唐柳大夫玭。直淸重德。中外憚之。誥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參。具囊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卻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願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麐秀才者。卽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甥姪從行。以爲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倔起。斯乃押衙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卽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孫揆尙書鋸解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圍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爲都統。華帥韓建爲副使。澤潞孫揆尙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爲繡州牧。孫尙書爲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狗豬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齒不行。八座乃謂曰。死狗豬。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

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受戮日章皇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帥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揆尚書少年不慧。涕淚狼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非唯時俊。乃烈士也。

崔允相腋文

唐崔相國愼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姓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卽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尙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卽相國允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諸重德好尙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餘頭。以爲珍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羹餘頭也。杜豳公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郎安潛。好看鬬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亦遠乎。

畢員知分 蜀楊會亂

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爲太湖縣伍伯。伍伯、卽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

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傅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良作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子。一作家供待。而博一作簿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舍縣役。亦畢舅之次也。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宏農甚思一見。而潁川輒便他適。噸謂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宏農曰。嚮風久矣。幸獲祗奉。敢以將來祿算爲請。勿迂造次。潁川呼人爲卿。乃謂州牧曰。卿三爲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爲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喻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三爲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爲愚話之。

妖人爲稱陳帝師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彌勒會。北中金剛禪也。窺此聲勢。乃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驛有

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間。而眞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一作僕射）由閹官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鎭。始爲妖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相磎高才奧學。冠絕羣彥。爲朋黨所排。洎登巖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詆切。人謂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不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爲然。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唐蔡京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卽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顧相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扆相六月及第（盧光啓附）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林。

暑月苦於蒸溽。同列譏之曰。今日好造天牓。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卽相國、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塗。初舉子一卷。卽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幷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楷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爲張相濬（一作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也。倭邁、亦有族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鹵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爲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卽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爲破天荒。爾來余知

古、關圖、常脩．乃荊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關卽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爲其張筵．乃指盤上臂甌戲老校曰．要校一作拔．卒爲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一作拔．卒爲者也．席人大噱．關圖妻．卽常脩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成令公爲蛇繞身

唐荊州成令公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爲節度使張瓚謀害之．遂率本都、奔於秭歸．一夜爲巨蛇繞身．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泝流而鎭渚宮．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爲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卽韓華州韓建．成令初姓郭．後歸本姓．有孔目官賀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爲腹心．凡有關政．賴其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騁辯陵人．又多矜伐．爲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微過．皆手刃之．竟無系嗣．樓船之役．幕僚結舌．終致鄂渚之敗．惜哉．

張濬相破賊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回顧、乃是此道士．一作人．相國曰．某一布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羅九皐附

唐薛澄州昭緯、卽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卽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爾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皐、巾裹步履、有似裴條郎中、大貂遙見、促召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笞之。

西嶽神弊張簫

唐張策、早爲僧、敗道歸俗。後爲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觀側有莊、其弟簫、亦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爲我掌之、須臾、精神恍忽、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眞君石函事同。開石函爲冥官所錄、奪算、見宣室志。李載仁郎中目睹、爲愚話之。

柳婢譏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郢、一作賢。鎭鄆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成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一作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僧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婢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

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靑衣曰。某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淸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爲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驍鎭。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曰。巴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膳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爲和之。睹其淸儉。不覺嗟歎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爲斯人而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眞也。

祖系圖進士牓

禪門有祖系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人。良可怪也。唐進士宇文翊。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眞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叵有氣燄。能爲人致登第。翊嫁一作嫂女與璠。璠爲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卽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尙書宅遭火。幾燖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葆光子嘗試一僧、備諳

謬妄。一旦擁徒說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系乎。是則宇文翊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李齊名

温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温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脱續之。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温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堂内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顔。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豳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隄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豳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温舅曾於江淮爲親表橫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爲其假手。（一作多爲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爲周寶妻（末山尼盧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爲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內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恥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偽非丈夫也、）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憚死失志、隱峰取去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勍、暴橫、鞭人之胸、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沈於蟇頤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障難而況冶容誨淫者哉、孫棨舍人著北里志、敍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攜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宴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耕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卽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裘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咍。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鄠郊賦。敘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五

令狐公密狀木團頭附

唐太和中閹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卽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冤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後爲宦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以一作玉石俱焚也已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團圞一作頭自是四方效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

李遠譏曹唐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傚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

中書蕃人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省中謔之爲四君子也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誠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巖廊崔相愼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尙書西川覽報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

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戶勉若一邊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卽世日天水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乖於所望歟其不大拜也

徐相識成中令

唐乾寧中荆南成令公汭曾爲僧盜據渚宮尋卽眞命末年騁辨每事標特初以澧朗舊在巡屬爲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令雖加接延而常怏怏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相國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夥羣賊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亹亹成令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南廣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尙蓋識成令曾爲僧也終席慚恥之

韋尙書鑒盧相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彗聲平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尙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薛逢賞王助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華典贍於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遇因以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

刊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趺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瞽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陳陶癖書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與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或云。癖書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陽朔山水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宏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瑯琊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瑯琊曰。某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

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略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綠。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吳融天幸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繫。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殊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蔣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衞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笋班。沈詢字仁儔。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又外郎班者。槩不雜。亦號玉笋班也。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

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子方之門。皆申（一作由）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爲宰相開筵。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猥地謝酒。即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爲羣彥薄之。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薛少師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會。謂謁者曰。某無德。安敢輒受令公拜。竟不爲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册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韋公說、仕梁。爲中書舍人。倅軺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河北關西。悉爲勍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巖廊之拜也。

楊晟義母安師建附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也。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請。宏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而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歎嗟一作賞而行戮。爲設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載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荊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卽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卽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說。蓋前定也。

韋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爲草賊。剽掠諸縣。乃擁守下兵。投掌武署爲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韋公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慮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頭有唐喫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諠譁。以軍糧闕乏。兵士擒曳掌武親吏駱別駕（忘名）者。臠而噉之。由是懼罹其禍。遽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章魯封不幸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土豪倔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擢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縣令。卽可知也。以章魯封爲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差羅隱宰錢塘。皆畏死稟命也。章羅以之爲恥。錢公用之爲榮。（一作禁。）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爲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

裴氏再行書歸登尙

唐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製。閉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卽於朝士家借

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滎陽鄭進士以壻之。才過禮期。遽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壻。不勝悲痛。而鄭偶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曰。一作別適人。亂倫再醮。自河東始也。元禎一作禎。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玭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說皆同。歸登尚書每浴。皆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鄙嗇。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閉門避蠻　王先主附

西川自唐劉闢搆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野。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回顧。卻走如堵墻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　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機詐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趾之敗。望驛一作鐸。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繚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奄鎚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山。此僧多爲掌武決策。入謂是龐勛漏網而變名。

也。奉使入南詔。宣言駢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蟲然。旌旆賁不行。而驃信鬱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懼爲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誠思徵召。爲幕寮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爲延譽。又非達達。作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補闕深於象數。著書號易隱數卷。行於世。

叙巢居子

唐貞元中。秭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嶽。帥符載、徵召爲文。竟汨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挺特。風調凜然。眞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二十卷。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燕而煨燼之。嗟乎。鄙於覃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羅衮不就西川辟 李頻黃匪躬附

唐羅員外衮。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

契闊兵難。備歷飢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濛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己曰。誓擁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歸。爲魯國東家丘也。一作乎。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揚子雲二息亡遺體。葬於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哉。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卽遺其糟糠。別婚士族。黃卽三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啓事　韓昭附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歷數。琴棊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燕公曰。萬卷書、不易徵詰。一作不暇徵召。百杯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秘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也。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

符載侯翮歸隱　趙蕤附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懷會之望。韋南康鎭蜀。辟爲支使。雖曰受知。尙多假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于時陪飮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一作緩。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劉闢時爲金吾倉曹參軍。依棲韋公。特與譔眞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

螭出水。秋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閣之中。洎京兆變故。彭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爲其所靡。凡有代奏。愈更恭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卽前之眞讚。可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爲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羔鴈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籍甚。于時守道循常者。號曰兇人。（曾鞏符公全集。其文簡嚴清便。入其堂奧者。唯述平二覃正夫子。宋濟鄒有詞學。其文宏汎。非符之流派。貢卒於彭山宰。墓銘卽宋文也。）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拔萃出身。爲邠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內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服之。僖宗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臥龍館。王蜀先主圖霸。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候侯。（一作侯。）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都。爲侯公軫郵。甚德之。其辭（一作辟。）書。卽馮涓極筆也。侯有謝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脩牋表。坐了檄書。（其先人。蜀之小將也。）趙崱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六

吳湘事劉漢宏附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衞公相善、爲朋黨者切齒。鎭淮海日、吳湘爲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贓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冤。衞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誤我也。馬植曾爲衞公所忌。出爲外任。吳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爲中憲、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舊說浙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也已。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雙峯禪師文如海道士附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世世爲國王。宏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國姓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勅旨不允也。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元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焉。是知淫爲大罰。信矣。相國李公蔚、始與師善。爲致一宰而已。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爲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卽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田布尙書傳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鎭淮揚也。盧丞相耽、罷浙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客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尙書偕至、洎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於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遇。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爲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鐵贓罪。自有憲。然是宏正之孫。田布之子。宏正首以河朔請（一作朝）覲。奉吏員。布亦繼（一作繼）然。父之款。布會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劒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宏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呢。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

表而見焉。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常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恥而償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自言事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況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豈宜。一作其未得聞於斯論耶。一作也。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請脩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騾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脩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恭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錄。眞可謂英才。竟擢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懷危慄。後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踰月卒。適值懿皇傷憂之際。皇女忽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韋保衡。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卽邊地之道人。上悅之。寇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嗟之。同昌公主奢華事。見蘇鶚杜陽雜編。

侯昌業表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爲庸僧僞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

李常侍遇道術

隴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一作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者因與小貂相識每晨他出或赴齋請苟小貂在寺即不扃鑰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侍在寺爭忍闔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貂曰世有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貂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輒好僧曰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爲脩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敢秘惜小貂辭遜再三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峯朝相四入崔相恩知毋遇二公載誕之辰乃獻銀藥孟子此外雖家屢空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璩乃嫡孫也嘗爲愚話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脩道而希得仙術苟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謹潔者往往得之即李貂之謂也

陸相公勸酒事朱進士酒狂東卓子劉盧白附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脩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　朱秀才遂寧府人虔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

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鞏亦使酒。新鑄一劒。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卽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東皐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卻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爲孔門之徒。得無達告誡乎。

裴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昌圖等同奉之。洎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其兵衞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墻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田軍容檄韋太尉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尙。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朱李驟進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爲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

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陰通（一作致）意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又云因任華陽捕賊）。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潞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曰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一作獅）前曰。若是朱相。卽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爲相。自古有也。君子（一作此）不恥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況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給。欲整其亂。祇自取辱焉。涓縷未申。而教樂僮吹篳篥。甚爲識者所責也。

李羣玉輕薄事（章沆）

唐李羣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爲其延譽。因進詩。授宏文館校書。終於荊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爲張祜之流。李少逢善夷。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爲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爲同人所謗。或曰。曾爲荊之幕下。假書題謁澧吏。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州將以一（一作戒）其輕脫。所濟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韋沆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世。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常宰襄州鄉樂縣。京兆僑于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祇奉不厭。一旦謂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室人聞之、大怒曰。人喚郎爲長官、卽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卽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歌詞自娛　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棊。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命尤。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又云。長日唯消一局棋。兩存之。

劉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訖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爲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汚。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陸龜蒙追贈　諱許州附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

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博、爲吳興、盧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五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覓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皮客死浙中。方千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千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千之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　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顏給事墓銘

顏給事蕘謫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誌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爲詩論之交。一紀無踰。龜蒙卒。爲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卽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於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卽解攜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干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何如哉。

李磎行狀　梁補闕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妬忌。罹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爲作上下三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

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荀孟。藐秕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白太傅墓誌 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輓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鄭文公畋。與盧相攜。親表也。閥閱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擠詬。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鬬擊。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 竇給事附

古者閹官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薦臻。天子播越。親衞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衞、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爲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襴笏宜遵。自宏農改作也。嚴遵美、內禍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膝）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咍。

嚴公物故蜀朝册贈命給事中資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羅顧升降方千附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雖齷齪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剌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召學士語於梁震震先輩愚於梁公處聞之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爲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腳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秕穅也由是不果召　詩人方千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李琪書樹葉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玢藏跡於荆楚間楊卽瀆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羇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杜荀鶴入翰林事實附

杜荀鶴入翰林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奬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誥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貽伊恥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采用皆此類也

樂工關小紅石漵附

唐昭宗劫遷百官蕩析名娼妓兒皆爲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采桑乎關伶俛而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漵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漮連水漵作名也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漵以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漵乃撲槽而詬曰某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賤伶云乎哉

孫內子蕭惟香附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詩贈人白蠟燭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作自古清勝蕙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後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元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

人。澄澈甘香氣味眞。好是綠窗明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又台州盤嶼村有一婦人蕭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牕下與進士王元宴相對。因奔瑯琊。復淫冶不禁。王舍於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經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北夢瑣言卷第七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元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元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或云。孟郊王維於翰林。今兩存之。

鄭綮相詩 李程附

唐相國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清愼。宏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一作恩。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卻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崛崙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囉。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

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仲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來鵬詩沈光楊敬之附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翦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爲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　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爲閩從事　宏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紜強秦去矣蜂巢聯聯搆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甕栗祖龍藏矣其十千一作載改更興一作興懷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李學士賦讖劉昌美勾偉附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俚俗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水平一作退去焉有朝官李堯學士挈家自蜀泝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

遽殆（一作爲）人所之（一作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作卓）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妳嫗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竈戶陳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缺衫。皁義襴青袴。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其妳嫗蘇後。亦說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云。此行無妳嫗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爲水府。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金欽墜井賦。至是讖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　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縣僧元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舍己俸三百千。以脩觀音堂。（此像有靈矣。）乃剩三十千入己。一旦物故。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功德錢。以舊曾相識放歸。須還此錢。元悟乃戒門人。鬻衣鉢而償之。尋復卒也。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輩最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謂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爲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爲酬還。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一作判）店門開。租庸張濬（一作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饑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句。爲

王先主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一作之乎復一作後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李涪行文卷皮日休莊布附

唐晉相李涪磎相之子也文學淵奥迥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答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磎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涪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磎相麻因而貶黜涪以大彭作一彰先世因賊仰藥撰鸚鵡杯賦李涪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驅仙吏一封紅篆書爲奏塵寰事八極鼇柱傾四溟龍鬣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淡無氣烏輪不再中黃沙瘞腥鬼請帝命眞官臨雲啓金匱方與清華宮重正紫極位曠古雨露恩安得借一惜作沾施生人血欲盡欃槍無飽意甚有文義焉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虵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鞁鞋賦遞相謗誚皮生後爲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間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詞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

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棊。昭宗朝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韋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涓詩。以涓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潁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荊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潁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爲假手。潁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潁川曰。曾爲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王超牋奏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牋。歲久轉廳。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彙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若者。體效其筆。爲劉知俊判

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荊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吏柳脩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矣。一作也。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進劒表　蜀庚傳顧雲附昌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急有寶劒。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劒。武庫神兵。先皇特一作賜。既不合將歸於一作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疎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覩之。慚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紙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鈔本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聞於古人也、十四字。黃籙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漸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國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允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歷歷可紀。其末散漫。殊非簡略。所以儒生中通變者鮮矣。裴晉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表文、與令狐公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劒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高崇文相國詠雪

唐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鄚言。多呼人爲髂兒。恐是姣字。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個髂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著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太尉駢。卽其曾孫也。鎭蜀日。以蠻蜑侵暴。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鎭渚宮。

洞庭湖詩 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爲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郡抑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已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請口劄。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進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嘗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于賈。復有包賀者。多爲鼈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瓶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靸鞋。又云。棹搖船掠鬢。風動竹搥胸。雖好事托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義也。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磠砂發。非干礮石傷。牒多身上職。盎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逸詩云。臆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

宜詩。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曰。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廚烹淡菜。春杼織橦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爲戒也。

高蟾以詩策名（胡曾羅隱附）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東（一作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曰。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歌詩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章公集中（奇章集、牛僧孺給事中）見杜子微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耳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遠也。

韋杜氣槩（李頻附）

杜筍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籮籮。時韋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鑰鑰。簾用玉鉤鉤。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祿

唐荊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卽滑臺杜惛常侍之子。泊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尹亞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塾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卻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至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敬諸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廣南僕劉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泊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曹相夢剃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語作一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鎭江西。而相國大拜也。

元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黃琦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璵邪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致一作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

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卽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劉道濟幽牕夢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一牕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蓋女子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婦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于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敍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州浙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酹酒裴迪附

唐孫會宗僕射即偃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汚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與主人咸訝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於堦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　有裴迪者贊相之堂弟無文學於荆南投筆事趙司徒爲虞候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喻朝賢間風規極怪之笞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戲

唐張裼尚書朝望既高號爲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言於同列以其名裼裼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裼裼即小兒襁衣乃繃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相流貶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裼以少孤爲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爲名洎無以

酬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丘用礪。希燉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楊公生五子。彝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張仁龜陰責

唐張楊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杜史爲楊鉅侍郎愛壻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恆。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鄠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啓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顧賓實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

侯泳忤豆盧相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愼豆盧琢罷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宇獨坐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參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錄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曰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郎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豆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揆路通入泳乃自陳乖疎公亦遜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慚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每飲一杯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盧沆遇宣宗私行 附賈島

唐陝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滻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驢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緣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黃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恥之拔爲主文竟不果也　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顧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能言冥間閒父苦吟、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撫言云、人傳況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祿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恕之可耳、諺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謔戲固不免也、

張裼尚書無忌諱

唐張裼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果登朝籍、不爽陰告也、東都柏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冢、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價買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麴耳、以之和泥、塗一院墻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

疑誤神怪、則有物憑焉。必爲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荆十三娘義俠事

進士趙中行。家於温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一作日暮。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朗第一作郎弟。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報讎。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魂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睹腐敗。轄司申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子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眞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簾下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愾臆。失聲而哭。亡魂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第九

孟宏微躁妄

唐孟宏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狷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爲南海從事。因墻頹。中郎一作郎中。夾入墻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墻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擯棄。幸矣。

楊收相報楊元价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八座驚駭。以宏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爲軍容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滎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滎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滎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讐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腳、必死也。俄而抄本有一中字。楊中尉暴染腳疾而殂。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潮一作潮。牧龜範。曾趨事鄭尚書。

熟詳其事。愚於毛氏子聞之。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墻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爲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池地。一作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絕纜。沈溺在即。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

韋宰相功德驗　陳徵附

蜀路白衙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亡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貍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徵。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肖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錄。一作繆字。或一日、行於村路。翁嗇間。馬肖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肖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刺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

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喻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

成令公擲杯珓事

荊州成令公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啓。中路而退。將何面目回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怠。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白蓮女惑蘇昌遠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絕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菌蓍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柳鵬舉誘五絃妓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

而奔藏於舟中。爲廂吏所捕。其女僕自縊而死。或一日、卻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具道其情。因以魂偶（一作經）時而去。見劉山甫閑談中。

雲芳子魂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卽此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無可（一作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逾數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芻靈祟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爲鬼物所祟。常呼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云天朝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祕。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別而去。聞

於劉山甫

魚元機徐月英附

唐女道魚元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一本又有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閒聽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北里誌、其間卽孫尙書儲數賢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孫棨舍人所撰、

李氏女

唐廣明中、黃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析、寇盜縱橫、有西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無所依托、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晦其門閥、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如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爲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下其山矣、識者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閑談、

馮藻慕名

唐馮藻、常侍肅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采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

曾入靖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藥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舉五舉、亦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歷官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祿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書改切韻

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不一作爲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爲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韻。上一有聲。其全刊吳音。當方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會見韻銓、鄧駁切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八座於此。又何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爲舉場頭角。人皆體傚。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啓事。隨啓詣公相門。號爲門狀門啓。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祗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侍聖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虢州公館。翌日、脩謁郡牧張存。即王拱下部將也。謂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答也。典客詣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爲對。乃斬謁者。穆生驚怪。

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喻。方抱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遶聖善所憩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冤。夢航謂骨肉間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卽死。果爲拱所誅。葆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沂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爲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卽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王給事剛鯁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尙垂訓子孫。嫌人柔弱懦。一作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嘗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回。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甑。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斂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卽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轎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舍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濟剛。不爽權變。當衰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卻其賂、卽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裴楊操尚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宰相、率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羣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一本無養字、）

張興師決門僧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卽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國處分、七笞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慚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回至堂前、喚興師、怒責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此卷第十九條、載陝虢觀察使盧渥、與八卷陝州廉使盧沆事同、疑沆渥自是一人、孫氏偶不照而重出耳、